

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 《论语·知道》简初探

杨 军(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副研究馆员)

王楚宁(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 硕士研究生)

徐长青(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馆员)

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竹简约 5000 支,从初步清理和保护情况看,竹简的内容包括《悼亡赋》、《论语》、《易经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医书》、《六博棋谱》等文献,其中,《论语·知道》篇,很可能属于《论语》的《齐论》版本^[1]。简报公布的图片为同一支简的正、反面(图一)。一般情况下,竹简上的文字多书于一面,此简正、反两面均书文字,当为此篇竹书的篇首简。

西汉时期,《论语》分为《鲁论》、《齐论》、《古论》三个版本。关于《齐论语》与《论语》其他版本的区别,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“《齐(论语)》二十二篇。多《问王》、《知道》”^[2]。

“智道”即“知道”,当为此卷竹书的篇题。汉代“知”、“智”互通,《说文解字》“知,词也”^[3],段玉裁注“知、智义同”^[4]。稍早公布的海昏侯墓出土竹简也将今本《论语》中“知者乐水”一句写为“智者乐水”^[5]。据此推知,该简反面所书“智道”,就是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载《齐论语》第二十二篇的篇题“知道”。

“智道”背面书写有“孔子智道”等 24 字。篇题“智道”即取自本句开头“孔子”之后的两个字,符合《论语》各篇的命名规则,如《乡党》篇的篇题即取自首章“孔子于乡党”中的“乡

党”二字。据此,此句当为《知道》篇的首章。

综上所述,虽然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竹简尚未进行释读,但在竹简的初步清理和保护过程中,发现《论语》中有《知道》篇,因此,笔者推测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竹书《论语》应为《齐论语》。

一 首章考释

该简正面为《论语·知道》篇首章,简文共 24 字。为方便讨论,兹列简文并标点如下:

[孔]子智(知)道之易(易)也。易(易)易(易)云者三日。子曰:“此道之美也,莫之御也。”

此简保存较好,字迹清晰。简头平整,文前留白;简尾处略有残损,但未见文字痕迹。此简为墨写隶书,文字端正工整,叠字重复书写,不使用重文符号。文意较为完整。

此简的简文未完整见于传世文献,相同简文在肩水金关汉简中曾有发现。肩水金关简 73EJT22:6“孔子知道之易(易)也。易(易)易(易)云者三日。子曰:‘此道之美也’”^[6]。此简将“智道”写作“知道”,与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记载一致;“易易”写作“易=”,使用重文符号;“者”字

原书释文为“省”，笔者据简影以“者”为是；“此道之美也”后的简牍残损，不见“莫之御也”等语。金关简为“戍边吏卒习字简”，且“西北边塞有数量不少的来自齐地的戍边吏卒”，有学者就曾认为“此简文或即《论语·知道》佚文”^[7]。

关于《齐论语》存佚的推测，陈东在《历代学者关于〈齐论语〉的探讨》^[8]一文中言之甚详，此不赘述。历代学者关于《论语·知道》篇的推测多为臆测，唯刘恭冕《论语正义补》“知道”条所引汪宗沂之语，较有参考价值，“至《知道》佚文，全无可考。窃谓《戴记·乡饮酒义》云：‘孔子曰：吾观于乡，而知王道之易易也。’此即《知道》”^[9]。关于《乡饮酒义》中“吾观于乡，而知王道之易易也”一句的释义，《礼记正义》引郑玄注“乡，乡饮酒也。易易，谓教化之本，尊贤尚齿而已”。孔颖达疏“谓孔子先观乡饮酒之礼，而称‘知王道之易易’，故记者引之，结成乡饮酒之义。‘吾观于乡’者，乡，谓乡饮酒。言我观看乡饮酒之礼，有尊贤尚齿之法，则知王者教化之道，其事甚易，以尊贤、尚齿为教化之本故也。不直云‘易’，而云‘易易’者，取其简易之义，故重言‘易易’，犹若《尚书》‘王道荡荡’、‘王道平平’，皆重言，取其语顺故也”^[10]。

《论语·知道》篇首章的前半部分“孔子智道之易也，易易云者三日”基本等同于《礼记·乡饮酒义》中的“孔子曰：‘吾观于乡，而知王道之易易也’”。

“智”即“知”，意为知晓。“道”即“王道”，意为“王者教化之道”。“易”即“易”，“‘易’字肩水金关汉简多作‘易’形，如肩水金关汉简T23：161、1058等记载的‘赵国易阳’即《汉书·地理志》所载赵国的‘易阳’”^[11]；“易易”即《乡饮酒义》中的“易易”，为“简易之义”，“重言‘易易’……取其语顺故也”^[12]。“三日”为约数，修饰前文的“易易（易易）”，《礼记·檀弓》有“水浆不入于口者三日”，当与此相类^[13]。

《论语·知道》篇首章的后半部分“此道之美也，莫之御也”，见于《孔子家语·颜回》篇“孔子谓颜回曰：‘人莫不知此道之美，而莫之御也，莫之为也。何居为闻者，盍曰思也夫’”^[14]。



图一
简 M1:剖面
2564 正、反
面

《论语·知道》篇首章的后半部分“此道之美也，莫之御也”，基本等同于《孔子家语·颜回》篇中的“人莫不知此道之美，而莫之御也”。“此道”即上文所“智(知)”之“道”，意即“王道”。《论语》中有“莫之知也”，朱熹注为“人不知也”^[15]，故“莫之御也”可理解为“人不御也”。《孔子家语》中将“莫之御也”与“莫之为也”相并列，“御”、“为”二字当有所联系。王肃注“御”字为“御，犹待也”^[16]，“待”、“为”二字在《孔子家语》中曾并列出现，如“爱其死以有待也，养其身以有为也”^[17]。笔者据此认为，“御”当释为“待”，为等待之意。

综合《礼记·乡饮酒义》与《孔子家语·颜回》中的有关文字，笔者认为，《论语·知道》篇首章记录的是孔子观看乡饮酒礼之后对颜回发表的感慨。孔子所“智(知)”之“道”为王道，其之所以认为王道“易(易)”，是因为乡饮酒礼中就有王道教化的基本内涵，即“尊贤尚齿”。王道之所以“美”，不仅因为实现王道本身的美好与宝贵，更因为推行王道之“易易(易易)”。实现王道虽美，推行王道虽易，没有人想再等待(莫之御也)，但是也没有人有所作为(莫之为也)，所以孔子发出“何居为闻者，盍曰思也夫”的慨叹。

二 作者与年代

海昏侯墓竹书《论语》为《齐论语》。《齐论语》在汉代的传人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有载，“汉兴，有齐、鲁之说。传《齐论》者，昌邑中尉王吉、少府宋畸、御史大夫贡禹、尚书令五鹿充宗、胶东庸生，唯王阳(王吉字子阳，故谓之王阳)名家”^[18]。

《齐论语》的传人王吉、贡禹、庸生等，唯有昌邑中尉王吉与刘贺的关系最为紧密，刘贺居昌邑王位时，王吉正是昌邑中尉。王吉其人《汉书》有传^[9]，在《齐论语》的诸多传人中，王吉的事迹最清、时代最早、影响最广、名声最大，也只有王吉与刘贺有着长久、稳定、密切的联系。

王吉因“贤良”被任命为昌邑中尉，曾数次劝谏刘贺。他长期任职昌邑中尉，经历了刘贺从进京嗣位到被废黜的全过程，有充足的时间

与足够的地位将《齐论语》传授给刘贺。因此笔者认为，海昏侯墓竹书《论语》当传承自昌邑中尉王吉。

海昏侯墓竹书《论语》既然传承自昌邑中尉王吉，那么这部《论语》抄写的年代最有可能为王吉担任昌邑中尉时期。史书虽未明载王吉履任昌邑中尉的年份，但不会早于刘贺嗣位昌邑王的年份。刘贺于汉昭帝始元元年(前86年)嗣昌邑王位^[20]，故海昏侯墓竹书《论语》的抄写年代最有可能为是年之后。

但是，我们也不能排除王吉将自己早年抄录的《齐论语》抄本，甚至其传承的《齐论语》传本献给刘贺，另外抄录副本自留，如河间献王刘德就曾“从民得善书，必为好写与之，留其真”^[21]。“汉兴，有齐、鲁之说”，海昏侯墓竹书《论语》的抄写年代肯定在汉朝建立(前202年)之后，至于准确的年代上限尚需对竹简进行进一步修复、整理、释读后，通过讳字等信息予以确定。

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墓主人刘贺薨于汉宣帝神爵三年(前59年)，墓中出土竹书《论语》为其随葬书籍，抄写年代必不晚于是年。

综上所述，海昏侯墓竹书《论语》的抄写年代上限最多不超过汉朝建立，下限能够确定为神爵三年。据现有资料推算，最有可能抄写于始元元年至神爵三年之间。

三 学术价值

海昏侯墓竹书《论语》为《齐论语》。关于《齐论语》的流传与佚失经过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中有详述，“《论语》者，孔子弟子所录……仲尼既没，遂辑而论之，谓之《论语》。汉初，有齐、鲁之说。其齐人传者，二十二篇；鲁人传者，二十篇。齐则昌邑中尉王吉、少府宗畸、御史大夫贡禹、尚书令五鹿充宗、胶东庸生。张禹本授《鲁论》，晚讲《齐论》，后遂合而考之，删其烦惑。除去《齐论》‘《问王》’、‘《知道》’二篇，从《鲁论》二十篇为定，号《张侯论》，当世重之……汉末，郑玄以《张侯论》为本，参考《齐论》、古《论》而为之注。魏司空陈群、太常王肃、博士周生烈，皆为义说。吏部尚书何晏，又为集解。是后诸儒多为

之注,《齐论》遂亡”^[22]。

《齐论语》失传于汉末魏晋,其时距今约1800年。海昏侯墓竹书《论语》使我们得以一观《齐论语》原貌,在经学研究方面具有重大价值。

海昏侯墓竹书《论语》是权威版本的《齐论语》。其传承自《齐论语》的重要传人昌邑中尉王吉,内容真实可靠;又是经过科学发掘得到的文物标本,来源清晰明白,故具有很高的权威性。这对于我们审视其他似为《齐论语》的竹书简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海昏侯墓是迄今所见随葬《论语》抄本最早的墓葬。业已公布的距今最早的《论语》抄本出土于定州八角廊西汉中山怀王刘脩墓。海昏侯刘贺薨于汉宣帝神爵三年^[23],中山怀王刘脩薨于汉宣帝五凤三年(前55年)^[24],海昏侯刘贺的卒年较中山怀王刘脩早四年。

海昏侯墓竹书《论语》代表了《论语》的早期面貌,具有重要的版本学价值。如《论语·雍也》篇的首章在今本《论语》中作“子曰:雍也可使南面”,而在稍早公布的海昏侯墓出土竹简^[25]与定州汉墓竹简《论语》^[26]中,此章均作“子曰:雍也可使南面也”。

海昏侯墓竹书《论语》体现了汉代儒学的整体发展。出土于江西南昌,传承于汉武帝“罢黜百家”之后,体现了汉代“独尊儒术”后儒学的传播与发展情况。《知道》篇首章的前半部分隐含于《礼记·乡饮酒义》,后半部分隐含于《孔子家语·颜回》,这值得我们重新审视汉代儒学作品与先秦儒家典籍的关系。

海昏侯墓竹书《论语》体现了海昏侯刘贺个人的文学修养与兴趣爱好。刘贺居昌邑王位时的属官郎中令龚遂、昌邑王师王式、昌邑中尉王吉等人俱为儒生。龚遂“以明经为官”;王式名列《儒林传》;王吉不仅是《齐论语》的传人,更“兼通五经,能为《驺氏春秋》,以《诗》、《论语》教授,好梁丘贺说《易》”^[27],地位能与贾谊、董仲舒等儒宗同列^[28],这些人必定会对刘贺产生深远的影响。他被废黜时脱口而出的辩词“天子有争臣七人,虽无道不失天下”^[29],即语出《孝经》。以《齐论语》和其他儒家经典以及“孔子衣镜”进行随葬,

体现了他对儒家思想的尊重与喜爱。

海昏侯墓竹书《论语》中包含有通假字,如以“智”为“知”等,是值得重视的文字学信息。竹书以汉隶书写,规范工整、十分优美,堪称这一时期的书法精品。

- [1]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《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》,《考古》2016年第7期。
- [2] 《汉书·艺文志》,第1716页,中华书局,1964年。
- [3] (汉)许慎《说文解字》,第110页,中华书局,2005年。
- [4] (汉)许慎撰、(清)段玉裁注《说文解字注》,第227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3年。
- [5]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《五色炫曜——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》,第186页,江西人民出版社,2016年。
- [6] 甘肃省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编《肩水金关汉简(贰)》上册,第94页,中西书局,2012年。
- [7] 萧从礼、赵兰香《金关汉简“孔子知道之易”为〈齐论·知道〉佚文蠡测》,《简帛研究二〇一三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4年。
- [8] 陈东《历代学者关于〈齐论语〉的探讨》,《齐鲁学刊》2003年第2期。
- [9] (清)刘恭冕《论语正义补》,第20页,(台北)艺文印书馆,1966年。
- [10] 李学勤主编《礼记正义》,第1633页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9年。
- [11] 同[7]。
- [12] 同[10]。
- [13] 同[10],第200页。
- [14] (三国)王肃注《孔子家语·颜回》,第52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0年。
- [15] (宋)朱熹《论语集注·宪问》,第153页,中华书局,1983年。
- [16] (三国)王肃注《孔子家语·儒行解》卷一,第10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0年。
- [17] 同[16]。
- [18] 同[2],第1717页。
- [19] 《汉书·王吉传》,第3058~3062页,中华书局,1964年。
- [20] 《汉书》中关于刘贺嗣位昌邑王的年份有所出入,《诸侯王表》记作“始元元年(前86年),王贺嗣,十二年,征为昭帝后”;据《武五子传》“昌邑哀王髡,天汉四年(前97年)立,十一年薨,子贺嗣,立十三年,昭帝崩”推算,刘贺或嗣位于后元

(下转第92页)

附记:本文写作得到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支持,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周春水、鸦片战争博物馆馆员宋中雷在分析检测工作中给予了帮助,谨致谢忱。

- [1] Brill R.H, *et al.*, 'Chemical analyses of some early Chinese glasses', *Scientific research in early Chinese glass*, Corning Museum of Glass, 1991, p. 58.
- [2] 干福熹等《我国古代玻璃的起源问题》,《硅酸盐学报》1978年第1、2期。
- [3] 干福熹等《中国古代玻璃的起源——中国最早的古代玻璃研究》,《中国科学》(E辑:技术科学)2007年第3期。
- [4] 干福熹《中国古代玻璃的起源和发展》,《自然杂志》2006年第4期。
- [5] 李青会等《中国早期釉砂和玻璃制品的化学成分和工艺特点探讨》,《广西民族大学学报》(自然科学版)2009年第4期。

- [6] 王涛、纪皓东《战国—汉琉璃珠赏析》,《文物鉴定与鉴赏》2010年第8期。
- [7] 干福熹《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》,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2005年。
- [8] 同[6]。
- [9] 干福熹《古代丝绸之路和中国古代玻璃》,《自然杂志》2006年第5期。
- [10] Liu S *et al.*, 'Silk Road glass in Xinjiang, China: chemical compositional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using a high-resolution portable XRF spectrometer', *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*, 2012 (7): 2128-2142.
- [11] 段浩等《实验室模拟过渡金属离子掺杂的中国古代玻璃的着色现象》,《硅酸盐学报》2009年第12期。
- [12] 干福熹《玻璃的光学和光谱性质》,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1992年。
- [13] 同[7]。

(责任编辑:吴然)

(上接第75页)

- 二年(前87年);《武帝纪》记“后元元年(前88年)春正月……昌邑王髡薨”,刘贺亦或嗣位于是年。稍早公布有一张“瑟禁”的图片(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《五色炫曜——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》,第183页,江西人民出版社,2016年)，“瑟禁”上朱漆自书此器做于“昌邑七年六月甲子”。笔者据陈垣《二十史朔闰表》、张培瑜《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》推算,相关年份中唯元凤元年(前80年)六月有甲子日(当月24日),但其父昌邑哀王刘髡七年(前91年)六月亦有甲子日(当月20日)，“瑟禁”或为刘髡遗物。若暂视此器为刘贺所制,则刘贺嗣位昌邑王的年份当为始元元年。
- [21] 《汉书·景十三王传》,2410页,中华书局,1964年。
 - [22] 《隋书·经籍志》,第939页,中华书局,1982年。
 - [23] “海昏侯贺……神爵三年薨”,《汉书·王子侯表》,

- 第493页,中华书局,1964年。
- [24] “地节元年,怀王修嗣,十五年薨”,《汉书·诸侯王表》,第414页,中华书局,1964年。
 - [25] 同[5]。
 - [26]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《定州汉墓竹简〈论语〉》,第27页,文物出版社,1997年。
 - [27] 《汉书》,第3637、3610、3066页,中华书局,1964年。
 - [28] “今大汉继周,久旷大仪,未有立礼成乐,此贾谊、仲舒、王吉、刘向之徒所为发愤而增叹也”,《汉书·礼乐志》,第1075页,中华书局,1964年。
 - [29] 《汉书·霍光传》,第2946页,中华书局,1964年。

(责任编辑:吴然)